

歐陽全集

百三之四

簡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四	五	九	一〇二五

庫	文	閣	內
三	一	漢	
五	〇	書	
函	二		
九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10215
冊數	44 ( 32 )
函號	315 48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

雜詩四十一首

淺草文庫

與余襄公

與王文恪公九首

與滕待制

與章伯鎮五首

與王郎中

與杜大夫二首

與張職方

與劉學士二首

與知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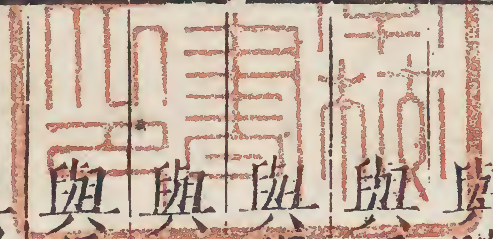
與臨池院主

與吳給事三首

與李留後八首

與向觀察二首

與余襄公安道 慶曆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  
然某携老幼浮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  
侍母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  
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邪安道又不  
幸丁家艱窮居極處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  
於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父服除當早治  
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  
學於君子略能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爲問

與王文恪公樂道慶曆八年

某啓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

奮發賢蘊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熱太盛  
有見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內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  
注痛如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  
此遂爲廢人所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特相知敢  
布深寒保重

又皇祐初

某頓首啓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  
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  
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即答餘外  
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



進取不可于大禍患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卹也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惰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此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晉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區區久不附問人至尊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爲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爲住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尋江西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毀譽都不曾

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承書果亦以此見憂眼稍開得纔兩日猶在告中惜目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自承大旆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隳人事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䟽散爲意爾人至惠教益荷勤眷兼審經秋尊候康寧并增感慰氣節嚮寒未召用間惟冀爲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同前



某啓病目艱於書字咫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  
云得請凡顏色尚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  
慰可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賴田謾  
置之爲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說爾某以決計  
止在來春亮可奉爲徐求也人事日新閑處尚有所  
聞然益覺靜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啓茲不具悉  
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同前

某拜啓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  
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爲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  
豐民樂亮足願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  
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  
蒙惠藥方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款  
惟時自愛

又熙寧三年

某啓某以閑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  
曷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凌加以私  
門煩惱無復情悰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  
知止切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爲  
時自重



又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上哀憐信其實病免并得蔡恩出萬幸兼去潁數程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遠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好事古人難遂蓋公素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昨蒙上恩閔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事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稠重以慰寂寞於交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

其利博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筵台候萬福閑中優幸實多但交親益難會見此爲區區歲晚凝冽惟宴居願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子京慶曆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年而執事謫守湖濱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爲歎息何所勝言急步來惠音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使人興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



堤之作俾之紀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既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溢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閎達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强不能以副來意愧悚慄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間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 慶曆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絕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爲天幸伯鎮尚淹江郡忽已踰年大亨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禱

又 慶曆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新作金石交奏某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又矣忽然得之開發鄙滯况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何哉此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爲此爾欽服欽服某幸閑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卜冬



八國文忠錄卷一百一  
冷千萬保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  
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媿感媿

又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爲梗求賴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  
舟長淮翛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爲別且承春暄寢  
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交朋淪落殆盡存  
者不老即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  
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  
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尚可勉強以樂  
作者惠茗正爲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  
酒尤爲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道損 慶曆八年

某啓向在河朔嘗辱書爲誨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  
而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  
舟再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  
之賢難得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若相知之難得則某  
私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  
死惟令名不朽則爲永存矣凡朋友爲子野痛惜者



惟可以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錄甚善甚善新歲伊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嘉祐三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爲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企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所能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美用承見諭敢不如教某病日十年遽爲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

甫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由是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切切承首塗有日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慶曆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爲澶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戶進納稍草淮人旣貧而道遠期促絕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差定莫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擘畫見勸到人戶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



能劣受恩厚甚聞朝廷以河事爲急正當竭力補報  
然若於事無益而爲國斂怨於淮人則重爲可罪也  
爲遠方不知事體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願乞  
餘矩稍濟其急忙中不予細秋涼保重

又皇祐四年

某啓閑居之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  
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日寬上慰慈顏  
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蓋  
自居憂日苦閑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閑人頗能  
裴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閑中銷日

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閑事干聒  
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  
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皇祐二年

某啓相聚逾年別來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  
時時得雨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  
始知賴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  
尚指以爲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  
秋暑多愛

又皇祐三年



某啓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踈奉問近得  
康屯田信方知已授斬春且居賴上即日寒凜寢味  
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厭厭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  
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爲清要所居  
不敢陳乞區區于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未  
涯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  
也

又皇祐六年

某啓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爲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  
得邵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賴篔簹真病與

顧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爲致  
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  
早爲達之已縣境有好碑試爲訪之別後所收必多  
也閑中無物爲信慚悚慚悚

與劉學士浚字子正 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  
感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  
爲恨也乍遠爲邦自重謹附手疏叙謝

又同前

某啓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迫不勝依



戀嗣沐手誨併深感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爲謝

與知縣寺丞 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內顧身世可爲凜凜此人有人材能而氣雋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祇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閑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

萬徐謝高科今必已決俟見春榜附書也因見伸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 皇祐五年

某啓小姪人還曾附問邇來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神輅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七月十六日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與吳給事名中復 皇祐末

某啓罪逆餘生遠屏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涪



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  
孰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高蘊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  
能謁謝聊叙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七月八日

又嘉祐三年

某啓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熟承體氣佳裕  
某此者忽有君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  
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  
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  
得附名于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惶悚鄙懷區區不  
能具道某頓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同前

某啓新令雖許往還尚以職事牽冗未遑祇謁計寒  
凜體氣清康前承要墓碣久稽應命近因病目在告  
始得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  
慙恐慙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公謹至和元年

某啓昨自君頴服除久俟外補既而召見尋乞蒲同  
出處倉皇諒聞于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  
難鬢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  
即去爾承坐鎮餘閑甚有清趣狀想非久外留當被



嚴召考朽或未出都尚得一相見則為幸矣瞻仰瞻仰

又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  
審春寒體况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疑所  
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  
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頗區區須  
事畢當馳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同前

某啓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  
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為報蓋牽強拙記  
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  
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為罪然得子履  
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拙記  
託賢第附去多日疑其未至間此急足發來也初深  
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其道  
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  
尤難也論外計刻剝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  
發憤前穎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



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一相  
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時自  
重人還謹此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二年

某啓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爲別豈勝馳情  
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  
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強實難過  
裡慶得遂一麾爲幸矣公謹爲郡誠可樂然賢者遠  
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日疾得靜安息慮當益清明  
某昏花日甚書字如隔雲霧亦與一閑處將養爾深

某惟望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  
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  
審經寒爲政外體復清康某自過年如陡添十數歲  
人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強勉而已請  
外決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能具  
述惟以時爲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同前

某啓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脩報



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  
負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為兼職用此為說  
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啓更不  
脩答也感愧感愧某苦風眩甚劇苦遂不止當成大  
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  
盡惟為國慎夏自重

又同前

某啓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  
惠山之品又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  
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厭飫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  
昔因僧若以為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  
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  
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入  
入都小筓時為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  
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嘉祐五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浣遐想足下留  
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  
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  
珍愛



又至和元年冬

某啓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祁寒爲政外體  
履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牽  
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句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  
外開春決可去未知款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

簡六十二首

與劉侍讀原父二十九首

與蔡忠惠公君謨三首

與范忠文公景仁 與常待制夷甫十首

與沈待制邈字子山二首

與王龍圖益柔字勝之九首

與宋龍圖敏求字次道三首

與梅龍圖摯字公儀 與石舍人揚休字昌言

與祖龍學無擇字擇之



與沈內翰文通

答李內翰

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爲政外尊體休裕實慰金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爲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書謂可傳久餘深以其言爲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爲

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爲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啓區區久踈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爲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嘉祐二年

某啓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



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  
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  
為汗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閑事聒耳皇恐皇  
恐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為雨邪建寧物論益  
喧當制之人必被收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為致  
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  
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真牛  
膝一二束為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特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時同一笑而原  
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  
數十篇皆竒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  
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時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  
時為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  
為泥濘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  
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為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



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 嘉祐四年

某啓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爾輒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特爲剪去之矣恐知

又 同前

某啓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群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爲腹疾兼以少幹故遂且在告稔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骨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啓爲謝

又 同前

某啓特辱問念感愧骨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 同前

某啓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疾特辱問念感愧骨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日蕭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



傷冷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  
之類為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晚事  
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  
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今須馳問之也精  
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  
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懇懇召之也  
某今日不入正為凌晨稍涼為江氏作誌幸語其家  
勿相煎茲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牽強不能悉

又同前

某啓承見諭某為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  
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  
為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  
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徒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  
併得叙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熇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  
強起疾讀其為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  
當卧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為伯庸趨了誌文



蓋其葬日實近恐悞他事然其為苦不可勝言閑思  
宜為劉義所誚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  
刺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  
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切切不宜其再拜

又嘉祐五年

某啓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  
率而縛於文字遂為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  
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  
無恰好也

又同前

某啓自原甫既西雖不為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  
况遂當憂責復畏塗其為情况可知偶思春物將動  
故都多佳致為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  
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為  
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  
企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  
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  
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馱馱所



見不以難得爲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  
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尋問  
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踈也。西齋塵土無復人  
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  
其爲既真蹟用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有瞻  
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爲國自  
愛。某祇拜。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况  
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  
甚乎。

又

與前帖相類疑是  
豪本今兩存之

某啓。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  
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始望西州  
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况於其他乎。某老  
拙無堪。自顧恐終無所爲。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  
責四至。其將柰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  
恐厭飫朝夕。不以難得爲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  
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  
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  
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  
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得子



華書言西去當於陝雍留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  
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寬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  
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  
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  
小子未有能獲薦于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  
文甚工爲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爲未稱  
然少年微抑于此未必不爲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  
爲賀不宣某再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 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  
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  
之來者日載政聲盈于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  
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於  
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爲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  
咨問不宣某再拜 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  
爲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



不逮實有望於公為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  
尤以為苦然勢雖輕動庸及年歲得去為幸也蔡君  
謨自南歸瞠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齊自  
去冬逮今遂不復啓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  
新詩醉墨時以為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為害  
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  
紙則復茫然惟慎復愛護

又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  
衆君子多以為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為此有  
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為實為政之大要  
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  
生之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  
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  
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又聊此  
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  
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  
近况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為  
慰豈以無事為煩邪

又同前



某啓薛金部自西來惠辱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  
得詳問動止併以為慰今歲某師寒甚衰病之軀尤  
所不堪承諭閑閣無為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  
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  
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 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啓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况清適某以衰殘  
勉強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為  
闕也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  
覽勝宜不為厭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

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為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  
手狀上 二月十二日

又同前

某啓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既以事滯  
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詞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  
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為及其耳目所得歸  
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  
聞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  
早極闊知陝西尤甚柰何柰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兼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爲奇物其集錄前古遺文徃徃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爲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爲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執慎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啓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勤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暫走問迺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彙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兼沐寄惠蘇梨新筍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舊私



信一皆謝絕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  
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  
事紛紛使還為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  
執事 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君謨

某啓辱惠櫻寧翁墨多荷佳物誠為難得然比  
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  
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為嫌矣諸留面叙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啓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

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為凡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  
書不敢致簡為謝李敷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  
枚聊報厚贖吾儕日以此等物為事更老應當澹死  
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頰面聊當一咲歐陽脩頓首  
白三司給事 廿九日謹狀

又治平二年二月

某啓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  
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枝圖已令崔慤傳寫自是  
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  
數十本勒李敷送上因出過門為幸不宣某頓首君



國朝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謨端明侍郎 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景仁 治平四年

其啓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其蒙恩許解重  
任得毫便私其爲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誼中外所  
聞大略祇如此故不侍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  
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爲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夷甫 嘉祐平治間

其啓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  
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  
趣殊發蒙陋珍翫秘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賦

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爲道自愛

又

其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  
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其碌碌于此國恩未報而  
衰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閭巷以從有  
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爲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 治平四年

其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  
當獲款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澆皇  
恐



又 同前

某啓嚮在賴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  
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踈  
奉問亮須幅巾閭巷杖履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  
爾未間以時爲道自重因負棗人行謹奉手狀

又 熙寧元年

某啓少便久踈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  
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  
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爲  
道自愛

又 同前

某啓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  
清冽體况想佳某幸告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  
尚少盤桓款晤末期深寒加愛

又 熙寧二年

某啓近小吏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  
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開  
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閭巷以從  
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  
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啓



又同前

某啓守官東州僻在海浹久踈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遷延榮祿又將及暮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爲道愛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穎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著寢興萬福兼審尚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亦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問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爲道愛重

又同前

某啓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尚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爲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邈字子山

慶曆二年

某啓數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



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  
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爲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  
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  
奔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  
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  
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并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  
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圖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冬凜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  
張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  
因欲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  
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  
論奈何奈何

又嘉祐二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  
云少朋儔宴處爲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  
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  
得常態祇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爲善會要深欲續



送上海付一書吏裝褫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為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為謝

又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為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為人信才不足為時用徒耗廩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嗇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尚留充寒疑喜體况清佳杜公清節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二三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于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錄去會要為此中書吏稽遲又且送五冊去不憚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當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內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



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煩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奈何奈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啓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為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為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集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浼皇恐皇恐

又治平二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為便然又淹于外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癰瘡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况以殘骸勉強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啓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為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為友益矣姑話及此不罪切切

又 熙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踈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自足為苦秋深尤劇尚賴休閒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敏求字次道

某啓漸暄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食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啓伏承遽有子婦之戚莫遑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為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啓  
咨問

又



某啓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裴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爲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煩聒豈勝惶悚

與梅龍圖摯字公儀 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製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內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爲幸

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揚休字昌言

某頓首啓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叙謝其爲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謝

與祖龍學無擇字擇之 嘉祐四年

某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違實深爲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



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文通 治平元年

某啓辱書承祁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須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尚遙更冀爲時珍嗇

答李內翰

某惶恐頓首再拜啓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闕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爲幸何多某以門下生

爲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堅留暫此郡齋即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芘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消日有期限以職守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

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四

簡四十六首

與梅聖俞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甚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第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  
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頗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  
觀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  
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湏求倉卒  
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遊嵩事  
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



之青林翠壑今爲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因憶當時  
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  
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  
三今及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  
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  
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在製未  
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  
魯相見少酒爲歡值無酒寄去柰何漸寒千萬自愛  
不宣某白

又明道元年

某啓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  
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駑下業  
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絕雅沉實之名終  
不可得而乃特以輕儻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  
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  
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  
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  
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  
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  
流爲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



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其之不可也削之益便其再拜七老

又同前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窘爲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

亦大雅之名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爲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他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滯不及而文雅遇



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悽慄履况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密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參國行聊寓此草草十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悽賴憶洛中時以為感况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



漸在此每相見欲酷酒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  
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踈闊人所能為  
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  
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  
怆怆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  
書知己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  
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忻慰何可勝言脩昨  
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

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  
士軍牧虞曹此况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  
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囚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  
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踈俗狀日增篇詠之興  
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  
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  
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  
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有亂道  
一兩首在謝丈處為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臧否  
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啓之略語伊法



官少爲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特放  
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爲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  
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  
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  
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啓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  
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  
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  
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一

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門  
生故人未宜徃累於其間湏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  
俞莫能久留或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爲別五六歲  
貶徒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  
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顒俟顒俟相見  
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啓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爲遲留然清風白牛又雨  
泥淖尤湏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  
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



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  
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  
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爲聖俞極數日  
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  
欲相見以不克爲恨者益令人快快爾到官必有日  
南陽人便無惜寄音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  
如此非乘興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  
間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  
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  
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  
說日夕浸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  
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  
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  
見候見納去矣早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  
買洪氏莊與卜葬帚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  
爲助此持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也而然爾恐



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  
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資多得之未覺其助謝家亦  
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  
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  
爲幹之某行必爲帶錢去葬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  
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  
之鄧氏醪賻已止皆如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  
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詩

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  
之疏數爲親踈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  
也前知爲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胷中親老求官  
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  
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  
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  
薛氏求一屋爲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  
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夕相識多忙  
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萬冬  
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  
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  
報者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  
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爲督也俟  
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忽忽  
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  
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謔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  
附去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  
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  
於理宜然諒不爲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又困  
輦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飢渴也此  
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使人致來恐糜費銘文  
不煩見督不久納上祇爲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  
呵昨在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  
笑然相別久無以爲娛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云子  
美祕不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爲交豈  
避此輩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已所



謂禍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  
其他非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  
所聞不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奈何奈何夏熱  
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  
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  
豈勝慰喜瑯瑯泉石篆詩祗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  
自來畫而刻之遊山六詩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  
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為  
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為可  
知居此之况不煩述也閉戶飽齏之句怎生諱得呵  
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  
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  
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二十株乃天生一  
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  
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  
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



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  
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各幽谷已作  
一記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  
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  
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  
愈又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  
邦為政某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  
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壅亦不能劇飲如往時然

作主人後從已便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  
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  
十頓爾心闌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  
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啓自谷正去後更不會上狀蓋以經夏大暑  
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  
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  
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  
候萬福某居此又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



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  
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  
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  
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  
宣

又慶曆初

某啓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  
不知所爲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  
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  
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  
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  
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帛去請他幸爲  
傳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  
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切切

又

某啓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  
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  
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  
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  
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裘之憂畏也老兄應



能自達不怵怵也已寒保愛

又皇祐五年

某啓見謝真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  
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  
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  
當職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  
當難得遂止爲佳已熱慎疾寬中爲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啓徐先輩人至尊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  
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

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  
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  
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米修若  
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  
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一某再拜四月十九日賜

茶賜醫常事爾謚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  
郎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足靡  
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啓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



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  
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虜  
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閑中不曾作文字  
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  
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  
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  
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  
來染物者於新瓦  
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卧譬如閑送一  
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  
通病愈新篇幸多為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

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  
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君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  
病恐知

又 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  
氣若何其為近得君貺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  
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云無  
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為與問一的信因便  
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為妻子要  
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



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  
偶人行草此

又 皇祐五年

某啓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  
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爲妻毋近病須令家人一往  
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爲子美編成文  
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  
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爲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  
以爲慰爾某益衰病度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  
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爲難何也因

兒子輩行奉此春暄保重

又 同前

某啓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  
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  
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疆者往年  
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  
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  
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  
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蹟真可貴  
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



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為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為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為伸意某卜葬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 皇祐五年

某啓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為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袁州欲乞渠來賴以辦葬今答其官位姓名記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

吾兄清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 皇祐五年

某啓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尊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為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欲趨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為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李厚編次為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勸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啓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爲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啓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又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

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啓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柰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同前



其啓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前病患常以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白也祇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其啓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兄如此旣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

頗多徃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疎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同前

其啓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其啓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其啓各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邪然又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絕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

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其啓兩日不出方為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又作柰何天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人還姑此

又同前

其啓自入夏間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為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羣水并迺翁達旦



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  
避之處住京况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為苦不  
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郵多感多感蔡  
君謨寄茶來否悶中喜見慰人還怵怵

又嘉祐四年

某啓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  
厚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  
為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  
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  
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真

三去問蓋不避一時怵怵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  
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啓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  
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  
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  
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  
范二公詩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  
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歐文忠公集卷百四  
某啓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  
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  
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  
以常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  
高出群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  
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  
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  
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  
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  
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  
祇如唐書亦湏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啓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  
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豈  
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閑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啓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  
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



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為望

又同前

某啓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為環貺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為謝某再拜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四



國文書館藏書

五

